责编/张辉东
美编/吴志立
校读/肖应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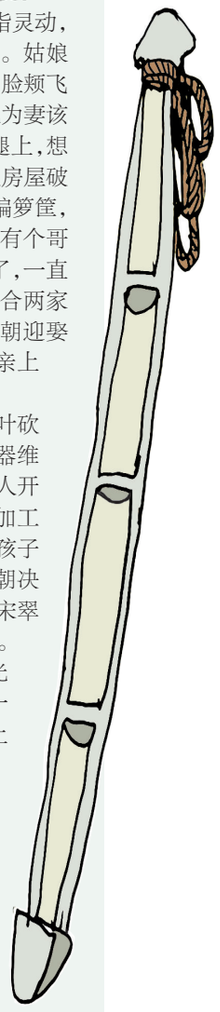
唐朝的扁担

刘向阳

唐朝有腿疾，双腿一长一短，走路像鸭子，常被人嘲笑。高中毕业后他在家务农，拜师学篾匠，手艺出众，颇受乡邻喜爱。

有一次唐朝在邻村织团筛，十指灵动，篾条翻飞，引起了一位姑娘的注意。姑娘守着他干活，一双大眼睛亮闪闪的，脸颊飞上红云，唐朝心里一动，要是能娶她为妻该多好啊。可当他把目光落到自己腿上，想到父母双亡、妹妹尚待字闺中、家里房屋破旧，心就凉了半截。后来再去邻村编箩筐，打听到姑娘芳名宋翠叶，她上面还有个哥哥，各方面条件都不错，三十多岁了，一直没处对象。唐朝就请媒人牵线，撮合两家结为“扁担亲”。择了黄道吉日，唐朝迎娶宋翠叶，妹妹嫁给宋翠叶的哥哥，亲上加亲，皆大欢喜。

画岭多毛竹，漫山遍野。宋翠叶砍竹背竹，唐朝削竹剖篾，靠织卖竹器维持生计，日子平淡而快乐。后来有人开车进山，大量收购毛竹，送往竹器加工厂，本地篾匠渐渐无人问津。遇上孩子上学、屋顶漏水，生活举步维艰，唐朝决定南下打工。肩扛手提就要出门，宋翠叶把他拦下来，递给他一条扁担。扁担是整根竹子做的，表面削得光滑，费了她不少工夫。唐朝看她一眼，心里暖暖的，挑着被褥行头踏上了南下的列车。



到了工地安营扎寨，唐朝把扁担垫在枕下，谁来拿都不肯给。白天头顶烈日挥洒汗水，晚间洗澡休息，挨到枕头就想家，脑海里便浮现出宋翠叶的笑脸……

雨天不能干活，有人喝酒猜拳，有人下棋打牌，聊以消磨时间。唐朝独坐一隅，为厨房做了一些竹刷子，又把竹子锯成筷子长的竹筒，刨光表皮不刮手，滑溜而精致。

“你这个大师傅，来深圳卖苦力太可惜了。”工友戏谑道。

唐朝也不答话，径直把竹筒挂到每张床前，倒入少量水当烟灰缸使，既安全，又卫生。烟雾缭绕中，工友都朝他竖起大拇指。

有一天，唐朝途经铁路桥，两旁杂草丛生，深及人腰。走着走着，突然听到女子惊慌的尖叫声，唐朝迅速跑过去，只见一个毛贼正拿着刀子，威胁一名女子掏钱。唐朝来不及多想，猛喝一声“住手”，拖着腿冲上去，试图赶跑毛贼。孰料毛贼右手一抖，用刀刺向唐朝，唐朝躲避不及，手臂被划了一道口子，鲜血汩汩往外冒。毛贼见伤了人，趁机溜掉。女子感激不尽，扶着唐朝到诊所止血疗伤。她叫阿莼，是电子厂员工，发了工资去邮局汇款，多亏唐朝出手相救，才免遭抢劫。

此后只要不加班，阿莼就会来工地，邀唐朝散步、逛街、看电影、吃夜宵。夜市喧嚣退去，月儿淡入云层，两个影子徘徊在异乡的街头，谁也不说话……

赶上线路封锁施工，扒道砟，卸枕木，抬铁轨，连续三个通宵班。最后一晚大雨如泼，全身淋透的唐朝坚持到通车才撤退。早上醒来，唐朝头重脚轻，精神萎靡。他以为是小感冒，吃点药睡几觉就会熬过去，哪知情况越来越严重，食欲不振，四肢乏力，户外明明是炎热高温，他盖三床被子却还喊冷。

阿莼知道后，特地请假来陪唐朝，帮他洗衣换药，到菜市场买鸡肉煲汤。望着她忙碌的身影，恍惚间，另一个臂挎菜篮子、裤筒上巴着泥痕的女人，笑意盈盈地朝他走来……

病不见好转，唐朝日渐消瘦，决计回家治病。临行前，几个工友为了省邮资，请唐朝帮忙给家里捎带学费和生活费，唐朝擦拭着扁担，满口应允。工友想送他去火车站，他一口谢绝，说工地人手紧，别耽误赶工期。

唐朝拖着孱弱的身子，慢慢地挪向火车站。路上，他想到了阿莼——此刻她已经坐上开往厦门的长途汽车，她的丈夫在那里工作——便轻轻地舒了口气。过铁路桥时，草丛中闪出几条人影，毛贼持刀扑来。唐朝晃着蛇皮袋，头发蓬松，胡子拉碴，看上去像个叫花子。毛贼毫无怜悯之心，揪住他的衣领吓唬道：“要钱，还是要命，老实点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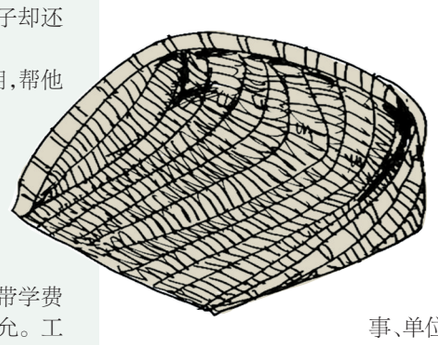
一脸蜡黄的唐朝摇摇头：“好汉，饶了我吧。我病了，没钱。”

毛贼不信，把两个蛇皮袋翻了个底朝天，又把唐朝从头到脚全身搜遍，一无所获。

毛贼扇了唐朝一巴掌：“穷光蛋，滚！”

唐朝攥紧清亮的扁担，双眼冒火，踉跄着迈向火车站。

到了售票厅，唐朝摩挲着竹节口，轻轻地敲一敲，狡黠地笑了。



本版插图 吴志立

那个时候

邓建华

一九五八年。北风呼啸，细雨霏霏。红旗飘飘，歌声嘹亮。

火热的治汐工程，战天斗地正酣。

设在湖南望城县杲山庙的治汐工程指挥部，也是一片忙碌。

奇怪的是，一连几天，怎么没见指挥长赵阳城高大的身影，那个最忙的人呢？

“刘医生，指挥长好点了吗？”雷正兴焦急地问刚刚走出门来的卫生员。

刘医生一脸茫然，说：“我也搞不懂了，按理说，平时也就打一两次针，吃点药就好了，可是……”

雷正兴急得两只手不停地搓，说：“唉，几万劳动大军在治汐一线，总指挥倒下了，怎么办你说你说？”

刘医生当然也急，但急也治不好大领导的病。

刘医生想解释点什么，见有人过来，就端着药盘匆忙闪开。

“小雷，这有个材料，方便时你给指挥长看看。”熊作家来找赵阳城，看这架势不敢打搅，就将一叠稿纸交给雷正兴。

熊作家的小说、民歌、快板词都写得好，小雷平时最喜欢缠着他，看见他就一脸笑。

今天的小雷却一反常态，不耐烦地说：“看什么看，你没见他都爬不起来！”

熊作家没计较他，在矮个子小雷的肩上拍了拍，说：“别急，伤寒感冒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好透的。”

“说得轻巧，指挥千军万马的人动不了，你能够不急？”小雷怒道。

熊作家当然知道轻重，更理解在领导身边工作的小雷在想什么，他说：“我打听了一个土单方，要不要试一试？”

小雷眼前一亮，说：“快，快说说。”

熊作家就说了一个他听来的单方：路边荆煮青壳鸭蛋。

小雷高兴得跳了起来，说：“我马上去弄。”可是，他还没有开步，又阴下脸来：“唉，数九寒天，现在去哪里找路边荆，再说，就是有，也被劳动大军给踩成泥了。”

熊作家笑道：“是严大娭毑告诉我的土单方，我估计她应该有路边荆的陈货。”

小雷一听来了神，跑步去了严大娭毑家。

他果然讨到了路边荆，也买到了青壳鸭蛋。他在食堂忙活了好久，不一会就端来了一碗汤水，送到了赵阳城的病床前。

“这是什么神仙水啊？”赵阳城问。

小雷兴奋地说：“你就霸蛮吃下去吧，就指望这个救您了。”

赵阳城看小雷的认真劲，疲惫地笑了，说：“那么灵啊，拿来吧。”

赵阳城皱着眉头喝了路边荆汤，也吃了一个鸭蛋，就躺下了。不一会儿就满头大汗，大喊：“哎呀，心里不好受了。”

在旁边的小雷吓得蹦了起来，赶紧出来找卫生员。

刘医生雷急火急地赶来，忙扶赵阳城坐起来，找干毛巾给他擦汗。

看见小雷脸都吓白了，刘医生笑道：“没事的，没有事的，指挥长重感冒，闭了汗，刚刚被你那碗路边荆汤煮青壳鸭蛋给躁发了，是有点不舒服，汗出来了就好了，我这就给他上一个吊瓶，补充水分，防脱水。”

小雷一听，松了一口气。

药水吊下去后，赵阳城明显好了许多。

他甩了一下膀子，问：“小雷，你那个路边荆煮青壳鸭蛋，鸭蛋哪来的？没有打老百姓的主意吧？”

“没有，我出了钱买的，一共有三个，还只煮了一个呢。”

“哦，你就是个稳当人，那好，那就麻烦你再来一碗。”

“好咧！”小雷乐了。

那个时候，汐水和湘江交汇处的团山垸，还是一片滩涂。

那个时候，后来中华大地人人皆知的雷锋，还叫雷正兴。

那个时候，路边荆煮青壳鸭蛋，就成了治汐民工治疗伤寒感冒的良药。

老邱轶事

赵子安

老邱英年早逝的消息，在朋友圈炸开了锅。讣告里贴着他的遗像，仍是那张熟悉的国字脸，五官标致，一双眼睛大而无神，迷离而忧郁。

老邱夫妻俩是一个村里长大的，一直是同学，他喜欢她，她喜欢别人。那人也是他们同学，不同于他俩中专毕业进单位上班，他闯荡广东打工、做生意，过年回来西装革履，开着全村第一辆桑塔纳，载着她四处兜风，扬起沙尘漫漫。老邱默然无声，只是迎面碰上的时候，咧嘴讪笑。

邱妻不漂亮，戴眼镜，喜欢盯着人看，让老邱特别怵，每每垂下眼睑躲闪，像做了亏心事。她惯常穿着宽松，衣袂飘飘，尤其穿白色羽绒衣、牛仔裤，搭配粉红色纱巾的模样，粲然一笑露出的深深酒窝，总是令老邱心荡神摇。邱妻办过定亲酒，有一天，她的心上人却不辞而别。老邱喜不自胜，挺身而出，立马娶了她。

对这份失而复得的奇缘，老邱十分珍惜。工资上交，还包揽做饭、洗碗和清扫卫生。只有衣服邱妻嫌他洗不干净除外。他主动加“作业”：吃过晚饭，收拾停当，泡两杯姜盐芝麻豆子茶，边喝边把白天分开时段的工作和生活，事无巨细地禀告她；睡前烧两盆热水陪她泡脚。

喝酒更是老邱唯一的爱好。逢有饭局，他每邀必到。见到酒，他双眼放光，早早倒上，正襟危坐，只等主人发话。一杯喝完他习惯嘬一口，滴酒不剩；不小心洒落桌上，也伸头舔干净。他爱酒不闹酒，不起哄，醉了只傻笑，红着脸踉跄回家。

邱妻讨厌他喝酒。遇上同事朋友家的红白喜事、单位团建聚餐之类，理由正当，他如实向她请假。若是酒友组局，他哄骗她说是单位领导找他吃饭聊工作，单位几个头头的名字，被他顺过来、倒过去地轮流编排。邱妻纳闷，老邱这么被重视，却老是原地踏步不受重用。

机会还是来了。老邱单位新任老总业务应酬多，不胜酒力，知晓老邱口碑，又见他每次汇报都跑步前来，提拔他做办公室主任。老邱挺直身板，精神抖擞，信誓旦旦：“写材料我欠点，得提高，喝酒绝对做好保驾护航！”管酒管吃喝，那是老邱职场生涯的高光时刻，也是邱妻对他喝酒唯一不加管束的时期。酒宴上，他跃跃欲试，只要老总一个眼神，就冲锋陷阵，大杀四方。倘若未尽兴，他打包剩酒剩菜约上酒友再干一场。即便在办公室，酒瘾上来，他也时不时躲在办公桌下面偷偷抿几口。有回被踱步来交代工作的老总撞见，他嘿嘿笑道：“酒量不练会退步，怕临阵磨枪误了领导的大事。”老总摇摇头：“老鼠守仓库。”

那天，老总约请重要的女客户，排场规格讲究。她装扮时髦，举止矜持，还一口字正腔圆的京腔。老邱诚惶诚恐，操着蹩脚的普通话，握紧分酒器连敬三壶。女客户捏着小酒杯轻轻碰触嘴唇就放下，笑了笑，然后与老总碰杯干了。老邱悻悻地眼神蒙眬，凸起的颧骨泛出青白的光。他吸溜吸溜喝着汤，招来女客户异样的一瞥。慌乱中筷子碰翻掉到地上，他躬身捡起，夹着眼前的爆炒脆肚尖，嘎嘣嘎嘣地咀嚼，仰脸期待老总的下一个暗示。女客户啪地一声扔下筷子，对老总说吃好了，以后找机会再聚。“你呀你，找服务员换双筷子不行吗？”老总吼道。不久，老总说发挥老邱的财务专长，调他去合规部。老邱重启按部就班的生活模式。

老邱妈妈把孙子带到上初中寄宿，回乡下去了。邱妻这天特意吩咐他多炒几个菜，破天荒拎回两瓶五粮液和一箱雪花啤酒。老邱搓着手很兴奋，举杯仰脖一饮而尽。拉住她的手，高声嚷道：“我平生的最爱就是老婆和美酒。”酒过三巡，老邱喝得兴起，干脆与她拿酒瓶吹。他是第一次和她喝酒，也是第一次知道她酒量原来这么大，怪不得业务做得好，提成拿得多。两瓶酒很快见底，她挑逗他：“按你们男人的规矩改喝啤酒漱口呗。”老邱喝酒好坏不论，快慢皆宜，但混酒不行，渐渐开始上头。邱妻不疾不徐地掏出一张打印好的A4纸摊在桌上，扶了扶眼镜，平静地用犀利的目光盯着他说：“现在儿子大了，该为家庭的未来，特别是儿子的成长做准备了。我们要约法三章。”

第一条禁酒：不许喝醉。老邱血压高，心脏不好，这是关心他，他勉强点头，心里盘算着以后如何找借口。第二条是为了孩子今后不像他们一样，能够有出息，托举他，两人每月收入扣除生活费，其余存银行，老邱管密码，她管存折，只进不出，预留作儿子将来出国留学的专项费用。生活费也得建台账，逐笔记账，逐月盘点。老邱的人情来往，事先向她申报，事后凭票据或拍照核销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老邱无话可说。第三条，家里限留三只茶杯、三副碗筷。什么？老邱眼皮一跳，同事朋友受不了她的冷脸，不来串门也就罢了，妈妈刚帮着带大儿子，以后想他了也不准来了吗？老邱情动于衷，眼泪吧嗒吧嗒无声掉落。邱妻一愣，想起这种眼泪只在乡下看杀牛时见过，就说以后逢年过节，自然要带儿子去看奶奶，但今天双方必须签字画押。

稀里糊涂签字，老邱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。此后他酒局少了许多，因为他没钱请别人，总是蹭喝过意不去。他从单位年节福利、差旅补贴瞒下的钱，还有侥幸从老婆那里虚报冒领省下的钱，全积攒在鞋垫底下，每次回乡下就偷偷塞给妈妈。就是有限的几次喝酒，他眼前老是浮现妈妈的苍苍白发和蹒跚脚步，禁不住潸然泪下，独自狂饮，几乎喝一次醉一次。酒友们听说了他喝醉酒被邱妻反锁房门、整夜露宿楼道的事，也见过他因喝大酒带着满脸被抓挠的血痕来上班的惨状，吓得更不敢叫他了。

老邱每天在家和单位间做重复的机械运动，邱妻洋洋得意。她不知道，男人心里的火被浇灭，人就废了；她也没看见，残阳下，老邱回家的路上，身着儿子穿旧的衣服、鞋子，踽踽独行。

临终的时刻，老邱脸色蜡黄，眼窝深凹。他没理会老婆，只对儿子挤出笑容：“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。”

灵堂里，前来悼念的人络绎不绝。邱妻悲声恸哭：“老邱唉，走得这么早。家务我不会做，没有了你我怎么办啊？”

一个月后，邱妻在朋友圈秀出她的婚礼邀请函。老邱的同事朋友集体沉默，一片静悄悄。

你若盛开，清香自来

昌松桥

春天，你站在竹城人民医院住院部神外科三楼病室的窗前，目不转睛地望着医院大门口的绿色通道，刚才白得发亮的天空转瞬间暗了下来。微风吹来，静静的玉兰树枝开始摇晃，地面上的灰尘纸屑转起了圈儿，而且越转越快，转眼形成一个个旋转的圆柱，然后在十多米的高空突然散开。天地间灰蒙蒙一片。天要下雨了，你自言自语地说。你的话还没说完，天空闪过一道银光，接着，啪——啦——一个惊雷，雨幕从远处奔来，雨点使劲地敲打着平整却不光滑的改性沥青路面，灰黑色的街道顿时乌黑发亮，雨幕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天空逐渐明朗起来。

八点五十分了，怎么还没来呢？你抬头看了看墙上的石英钟，轻轻说。

老伴，医生在等哩。老伴躺在病床上闭着眼睛喃喃地说。老伴是来医院做脑瘤切除手术的。医生通知九点之前病人家属签字，九点整进手术室。

你掏出手机，拨了儿子的号码，铃声一直响，却没人接。再拨，手机仍然传出：您拨的用户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

你再次望了望空旷的绿色通道，将手机一合，生气地说，不等了，我去签字吧。其实，你嘴上虽这么说，内心却特别希望这个时候儿子能陪伴在自己身边。

前几年，儿子独自进城经商，儿子虽然小学未毕业，生意却做得风生水起，每次回家都是大包小包地往家里提东西。也曾几次用车去接你们来城里住，你当然知道儿子是真心的，但无论儿子怎样劝，你和老伴就是不答应去城里住，城里花销大呢。

老伴的脑瘤发现好几年了，你和老伴一直瞒着儿子，你们怕儿子付不起高昂的医疗费，儿子是一个残疾人，生活不容易呢。

老伴的病越来越重了，脑瘤越长越大，压迫了中枢神经，手脚麻木，神志也时常不清了。你转弯抹角、吞吞吐吐地告诉儿子。儿子一惊，当晚就将母亲送进了医院。

我有钱呢，今年，我开了一个废品店，免税的，效益很不错。

老伴住院一个星期了，单身的儿子问寒问暖，每天还按时送三顿可口的饭菜。医院、废品店两头跑，儿子瘦了一圈，明显黑了。

昨天晚上，儿子交完手术费来到病房的时候，你发现儿子眼睛有点红，眼角似乎有泪光，你怕儿子担心，想跟儿子说几句安慰的话，你向儿子招了招手，儿子慢慢走拢来，握着你的手低着头轻轻说，我还有事，明天会按时来，说完就急急忙忙走了。你感觉到儿子的手心温热而潮湿。

你望着儿子匆匆离去的背影独自叹息：哎——这孩子。

怎么还不来呢，八点五十五分了，有什么比母亲的手术更重要！你抬头再次看了看病房墙壁上的石英钟自言自语地说。

这娃子，不知轻重缓急呢。老伴说。

医生望着你，认真地说，瘤的侧面就是神经，谁也不敢保证这个手术能成功，有瘫痪甚至成为植物人的可能。

你双眼分明有泪水溢出。你抬手抹了一把泪，将心一横，右手哆嗦着握住笔，快速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

手术进行了四个小时。

手术室门打开的时候，你几乎是扑过去的。

医生说，手术非常成功。

你想将这个喜讯告诉儿子，可是儿子的手机已关机，这龟儿子！

你是下午在病房的电视里见到儿子的。

电视正在播放竹城上午八点的一起交通事故，电视台调取了街头摄像头回放：一个正在扫街的环卫工人为了救一个横穿马路的小孩，被一辆飞驰而来的面包车撞飞，小孩被推到街边，环卫工人却倒在血泊中，橘红色的环卫标志服被旋风鼓动着。

环卫部门的负责人说，钟峰是一个在环卫工作岗位上工作了多年的优秀环卫工人。在工作面前他认真、负责，在父母面前，他还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孝子，为了给母亲筹集治疗费，他最近连续两次偷偷到医院献血。

当你看到警察将伤者抬上救护车的镜头时，你看到了那非常非常熟悉的胸部，儿子！

儿子？老伴一惊，猛地睁开眼。

儿子不是亲生儿子，儿子是你们三十年前在马路边捡的，儿子因为胸部畸形被亲生父母遗弃。

儿子——你大叫一声，含泪冲出病房，却与一个满脸缠着绷带的人撞在一起。

儿子——你一把抱住他，因为你碰到了那非常非常熟悉的胸部。

呜——两条硬汉拥在一起。



等来

(外一篇)

小武

一天，父亲对儿子说：“送我去养老院吧！”

儿子几个月以来一直在等着这句话。他是独生子，人到中年，上有老下有小，工作压力也大，一天到晚忙得像只陀螺。但儿子嘴上却说：“爸，你怎么突然就想通了？”

母亲几年前去世了，儿子曾试图说服父亲送他去养老院，却被父亲一口拒绝了。

父亲说：“没什么，就是想通了。只是舍不得盼盼。”

“爸你放心，盼盼我们照看得很好。有时间我会带它来看您的。”

盼盼是老人养了十多年的一条宠物犬。

几个月后，儿子赴国外援建。

老人天天趴在养老院铁栅栏上盯着外面发呆。

有一天，盼盼忽然出现在老人的面前。两只前爪趴在铁栅栏上，使劲摇着尾巴，眼里含泪望着院内的老人。

老人面无表情，两眼空洞。

雨天的咖啡馆

她坐在咖啡馆里。

咖啡馆正对着地铁口。窗外下着大雨，五彩缤纷的伞移动、闪过。一对年轻的情侣手牵着手，冒雨跑进咖啡馆。

她点了两杯冰咖啡。自己端着一杯慢慢喝着。咖啡馆里挤满了前来躲雨的游客，人声嘈杂，打破了以往的宁静。她却安静地坐在那里，侧面是别人眼中好看的一道风景。

窗外的雨越下越大，模糊了她的双眼——那个雨夜，他也是这么推门进来的。他们喝着咖啡，说了很多话。然后，他们在门口拥抱告别。不久，她从新闻中得知，他在去西藏做公益活动的路上遇到了泥石流。

桌上另一杯冰咖啡，冰块已经化完了。白瓷杯上，一只展翅翱翔的山鹰。她端起那杯没有动过的咖啡，浅浅抿了一口，然后起身，撑起一把红伞走了出去。

外面的雨还在继续下着。